**关于：一**

原创： 方方 2020.4.29

说在前面

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，让时间来证明。明白你的人，终归是明白的。但是，我是洞悉人性的。就算时间过去了，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，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，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。而那些个仇恨我的人，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。所以我想，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，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，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。

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。所以，无论人们听，或是不听，我能说明的，我尽可能在此明说。正是有了此一想法，从前天起，我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。我要减少喧嚣，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。

这份记录的名字，叫《关于》。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疑惑、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。当然，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。

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。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，我已经说了一些。但是，它很快就被删除。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，因为，它在发出之前，已经删了又删，记者尽了全力，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。由此，我的表达，既不详细，也没尽兴，并且还有很多人没有看到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那篇采访，虽已删到极简状态，看到的人也不多，但到底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，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。此后，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，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，直接说明，理性表达，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。毕竟，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。

尤其现在，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，在网上“人肉”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，对他们发起围剿。所以，我想，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。

其实最重要的、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，即：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，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，写下了六十天的日记。

所有针对我的、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，都因这本日记而起。所以，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，以尽可能的耐心，再次进行说明。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。

## 一、关于日记

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。

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，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向我约稿。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：

程永新：方方老师，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，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，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，写个“封城记”，就写写日常生活，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，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？

我：我不能确定。我先记录着再说。

程永新：好好，过段日子再来扰叨。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。

我：是呀，今天还在说，有这样的经历，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。

当时的武汉，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。这天是大年初一，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。所以，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。但是封城，毕竟史无前例，而我人在城中，也应该记录一下。

就这样，我上了微博，写下了第一篇。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，特意问了一声，能不能看见。在这一篇里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《封城记》一事。

因为不是写日记，也不是写文章，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，所以我写得很随便，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。初二就没有记，初三则记了两篇。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，以后再写文章，写时也没好好检查，经常出现错漏字。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，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。

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？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，某个热心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，取名为《方方日记》，又或是叫《封城日记》。我记不太清了，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。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，于是就接受了“日记”这个说法。

## 重点是：

1、它是《收获》杂志约稿，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“约稿”；

2、它最初不是日记，而是为写《封城记》所做的记录。所以，它没有必要像日记一样“放在抽屉里”。

**关于：二**

原创： 方方 2020.4.30

## 二、关于听说

你都是听说的！这是对我的日记质疑最多的一句。感谢大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，也感谢大家对记录素材的高标准要求。

既然是记录，我当然也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实性。但是，从一些人对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，他们根本没有稍微完整一点地读过我的日记，有人恐怕连一篇也没有读过。他们只是被某几个公众号的观点所诱导，即：你都是听说的，所以你是瞎编；你根本没有去现场，所以你是虚构；你是“足不出户”，你是“道听途说”。所以，你写的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。既然不真实，那你就是造谣。

这得对现代通信和互联网多么不了解，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，并得出如此结论。它甚至经不起一句反问。在他们看来，每一个人，都必须实地调查，才可能会有真实。那么，如果我反问一句：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查看，又是怎么知道我“足不出户”？或者怎么知道我“道听途说”？很显然，你们是从网上得到有关我的信息。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我的信息，我同样也能从网上得到他人的信息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。

对我而言，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，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。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，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。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，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。

是的，我的确没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现场，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记录。比方李文亮去世，我不在中心医院，我可以写他；方舱医院，我从没有去过，我同样可以写；公务员下沉社区，我不曾实地采访，这也毫不妨碍我写下他们。还有警察，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地点，但通过现代通讯采访，我照样能知道到他们的情况。其实，很多记者的采访也如我一样。比方他们采访医生抢救过程，不可能人在现场，只能听医生陈述。正像很多记者通过网络对我采访，他们也没见到我本人。你不能说这样一类的采访是假的，或者这就是谣言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。

更何况，在封城期间，我这样的人，在得到信息方面，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便利和优势。

毕竟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，小学中学高中大学，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，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，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讯录里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？

试问一下，一个人，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，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更多一些？包括官员，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，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？这些不也都是常识？

尤其当我的日记被无数人读到之后，主动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些信息的提供者，全都有名有姓。提供的内容也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亲人的近况，或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。

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众多读者可以足不出户，通过网络，夜半三更读到我的日记，或是几天之后，可以知道我写了日记。而我，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户，通过网络，获知八方信息。

当然，这里我还是愿意详细地说说我的信息来自何处。

第一，来自官方每日通报的疫情实况、疫情地图和各种媒体的报道；

第二，来自医生朋友。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医生朋友的情况。有一位医生朋友经常会告诉我最新的疫情进展和病人医治状况，我也会向他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朋友提出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；

第三，来自朋友圈的资料和朋友们传来的视频音频，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过的；

第四，直接来自亲朋好友，邻居同事，同学熟人各自的信息；

第五，我自身经历和亲眼所见，这应该是我记录中的最大部分。

这样算来，除了第一和第三条，算是间接消息，其他的，都应该算作第一手信息。比方，我邻居的表妹去世，我好友的兄长去世，我自己的同学去世，我哥哥告诉我小区团购的情况，同事记录其下沉社区的实况，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。每一个人都能点出真名实姓。而这些，大多记者都难以了解得这么细微，媒体也不需要有如此详细描写。但我的角度不同，所以我记录。

至于为什么不写那些人的名字，其实，唯一原因，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。在湖北，人际关系复杂，我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烦，所以全都虚写，以避免透露具体信息。

到目前为止，真正被某些人说成是“谣言”的，只有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一事。而这两件事，我已经有过多次说明，近期，我还将就此专门细说。我自己曾经更正过两条：一是王广发医生为第二批来汉专家，我曾写成第一批，但他来过武汉这一核心内容不错；二是雷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几片屋顶，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，但确实有大风跑掉了屋顶的事实不错。

除此外，还有什么失实之处呢？

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，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说这话的人，是真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不了解吗？而那些比我对互联网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，这是真愚蠢呢，还是故意使坏？他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？

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对财经记者采访中说过的那句话：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，而在于我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。

重点是：

1、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，但这么多天来，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（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之事，另外细说）；

2、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误差，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，已经做了订正。

**关于：三**

原创： 方方 2020.5.x

**情如风雪无常，却是一动即殇。**